

## ※書刊評介※

#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金解」辨正

朱光立\*

在眾多的杜集選注本之外，尚有一些就杜詩中某一部分作品進行專門研究者，比較有名的如大陸學者郭紹虞先生主編的《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而一九六六年初版於臺灣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則是著名學者葉嘉瑩先生的力作<sup>1</sup>。該書徵引豐富，考訂詳實，是研讀杜詩的重要參考書籍。據先生「增輯再版後記」所言，該書初稿於一九六四年，當時蒐集諸本均為臺灣能見者；今筆者雖未見到這一初稿本，然因先生所引金聖歎杜詩學著作均為臺灣之版本，故推斷先生大作中的「金解」部分當為四十年前之原貌。由此可知，先生於金聖歎杜詩學研究實可謂之先驅。

當然，因為文獻不足的緣故，先生未能見到傳世金聖歎杜詩學著作的全貌<sup>2</sup>，而先生所據之兩版本（清張氏味古齋鈔本四卷二冊、新陸書局刊本題名《杜詩欣賞》四卷一冊），又非通行之本；雖然於版本比較有一定的價值，然據之對內容進行分析，則恐不能盡善。葉先生所寓目之鈔本，據筆者推斷，當是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之「烏絲闌鈔本」（據「唐杜甫撰，清法記聖瑗序，清唱解」云云），即金

---

\* 朱光立，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sup>1</sup> 今筆者所寓目該書的三個版本，分別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雖第一種為直排繁體字本，第二、三種為橫排簡體字本，然實際上均為先生1985年所作之增輯再版本，內容上並無差別。今筆者所引先生之論述出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簡稱《集說》）。

<sup>2</sup> 據先生「增輯再版後記」所言，其於國內收集資料始自1981年。而據筆者所知，當時大陸尚未出現金聖歎杜詩學著作的現代版本；就筆者所寓目，最早的現代版本是成都古籍書店於1983年9月所複印的《金聖歎選批杜詩——四才子書》，該本並未註明其複印之版本來源，僅於目錄及各卷首題「聖歎選批杜詩」。此或可反映先生蒐集之時，有關金聖歎杜詩學的著作尚不為人所注意。

聖歎族兄金昌所輯之「唱經堂本」系列；而所謂的「張氏味古齋」，當是清光緒年間張士珩(1857-1917)的室名。士珩，字楚寶，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外甥，光緒戊子(1888)舉人（其生平事蹟詳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與李子淵《合肥詩話》）。先生所著錄的現代刊本，今僅知其為臺灣大學圖書館和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臺北新陸書局一九五七年的版本，其編撰者題為「唐杜甫撰，清金聖歎批註，楊繼曾」；然筆者未曾親見，暫不知其版本來源。但據先生按語（「按此書二本雖皆為四卷，然每卷所收詩之多寡次第並不全同，至其相同者，字句間亦偶有差異。金氏好逞才子之筆，雖亦有精到之見，然不免時有故為標新炫異之處」）可知，其底本當非「唱經堂本」<sup>3</sup>。

先生著錄該書，雖未明言其刊刻時間，但將其置於張篤行的《杜律注解》與顧宸的《辟疆園杜詩注解》之間，前者「卷首有順治己亥(1659)張篤行自序……原刊於順治己亥」<sup>4</sup>，後者為「康熙間刊本，卷首有署名同學弟畢忠吉志中康熙癸卯(1663)序文一篇」；據先生一九八五年所寫之「增輯再版後記」可知，其所徵引諸書均「按時代先後編排」，由此推論，先生當是將該書視作順治、康熙間的本子。

## 一、版本考辨

先生大作以杜甫為重點研究對象，所徵引之書籍又甚為繁複，故於「金解」之考辨未能涉及，將許多本屬於徐增的觀點（簡稱「徐說」）當作聖歎的見解（簡稱「金解」）來分析。今筆者不揣淺陋，就此著眼，簡要論述一己之管見（所引《杜詩解》文字作明體，《說唐詩》文字則以楷體區別；筆者之考辨，散見腳註中。引文中的符號為筆者所加，其中省略號表示金昌未採用的部分，今特標出以示上下文之銜接；實心點部分，表示金昌對於所引徐說之調整）<sup>5</sup>：

<sup>3</sup> 筆者通讀先生所引全部「金解」，發現多處異文，則可知兩書底本與筆者所寓目者確有差異，詳見下文之具體分析。

<sup>4</sup> 引自葉先生同書，下同。

<sup>5</sup> 今筆者所見較為通行之現代諸本為——《金聖歎選批杜詩》（香港東南書局1957年版）、《金聖歎選批杜詩》（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複印）、《杜詩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唱經堂杜詩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才子杜詩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杜詩解》（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唱經堂杜詩解》（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現合校諸本，斷以己意，自行句讀；其與《集說》之差異，詳見下文各條考辨。

## 〈秋興〉八首

此詩八首凡十六解。才真是才，法真是法，哭真是哭，笑真是笑。道他是連，卻每首斷；道他是斷，卻每首連。倒置一首不得，增減一首不得固已。然總以第一首為提綱。蓋先生爾時所處，實實是夔府西閣之秋。因秋而起興，下七篇話頭，一一從此生出，如裘之有領，如花之有蒂，如十萬師之號令出於中權也。此豈律家之能事已耶！

嘗<sup>6</sup>讀《莊子》內篇七，以三字標題<sup>7</sup>，及觀題字之次第，必以〈逍遙遊〉為首。何以故？「遊」是聖人極則字，「逍」有道之義，「遙」有遙之義，於遊而極。〈魯論〉「遊於藝」是也。余嘗為之說曰：人不盡心竭力一番，做不成聖人，故有「志」「據」字。人不鏡花水月一樣，趕不及天地，故有「依」「遊」字。若〈齊物論〉至〈應帝王〉，皆從極則字，漸次說下來，與首篇不同。如齊而後物，物而後論。至於論，則是非可否，紛然不齊矣。〈應帝王〉之「應」，即《法華》「三十二應」「應」字，如先師「老安少懷」是也。帝之諦當，王之歸往，抑末矣。故曰皇有氣而無理，帝有理而無情<sup>8</sup>，王有情而無事。其事則齊桓、晉文，此之謂糟粕而已。舉此二篇，可概餘四。況《南華》見道之書，極重「南」「北」字。首篇從「北溟」說到南，次<sup>9</sup>則直提「南」字，其義了然，豈得混首篇於下六篇耶。大抵聖賢立言有體，起有起法，承有承法，轉合有轉合之法。大篇如是，小篇亦復如是，非如後世塗抹小生，視為偶然而已。吾不信天下事，有此偶然又偶然也。

分明八首詩，直可作一首詩讀。蓋其前一首結句，與後一首起句相通。後來董解元《西廂》，善用此法。

夔齋云：唱經批〈秋興〉詩，止存五首，中多脫落處，酌取而菴說補之。而菴，唱經畏友也。<sup>10</sup>

秋興者，因秋起興也。子美一肚皮忠憤，借秋以發之，故以名篇也。

<sup>6</sup> 「嘗」，《集說》作「當」。

<sup>7</sup> 《集說》作「以三字為標題」。

<sup>8</sup> 「情」，《集說》作「理」，並加按語說「當從鈔本作情」。

<sup>9</sup> 「次」，《集說》作「欲」，並加按語說「當從鈔本作次」。

<sup>10</sup> 「夔齋云」一段，《集說》無。

子美律詩，必作二解。〈秋興〉八首，分開有十六解。獨其詩，前首結一句，與後首起一句意相通，直作一首詩讀可也。

人斷處，偏不肯斷；人連處，又偏不肯連。此老一生倔強，所以成得一個詩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將何者與人倔強也？

而庵曰：〈秋興〉八首，規模弘遠，氣骨蒼麗，脈絡貫通，精神凝聚；痛真是痛，癢真是癢，笑真是笑，哭真是哭。無一假借，不可動搖。論才情，真正是才情；論手筆，真正是手筆。七字之內，八句之中，現出如是奇觀大觀，直使唐代人空，千秋罷唱。寄語世間才人，勿再和〈秋興〉詩也。<sup>11</sup>

### 別批

「興」之為言興也。美女當春而思濃，志士對秋而情至。凡山川林巒，風煙雲露，草色花香，目之所睇，耳之所聞，何者不與寸心相為蘊結，其勃然觸發有自然矣。乃先生以忠摯之懷，當飄零之日，復以流寓之身，經此搖落之時，其為興也，真興盡之至，心灰意滅，更無纖毫之興，而有此八首者也。後人擬作者，或至汗牛充棟，亦嘗試於先生製題之妙一尋繹乎？

題是〈秋興〉，詩卻是無興。作詩者滿肚皮無興，而又偏要作〈秋興〉。故不特詩是的的妙詩，而題亦是是的妙題；不特題是的的妙題，而先生的的妙人也。

從來詩是幾首，多一首不得，少一首不得。如此詩是八首，則七首不得，九首亦不得。某既言之屢矣，而或未能深信。試看此詩第一首，純是寫秋，第八首純是寫興，便知其八首是一首也。

### 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前解從秋顯出境來，後解從境轉出人來，此所謂「秋興」也。

「露凋傷」、「氣蕭森」六字，寫秋意滿紙。秋者，摯也，言天地之氣，正當摯斂之時也。故怨女懷春，志士悲秋，皆因氣之感而然。時先生流寓夔州西閣。夔州，舊楚地，最多楓樹。巫山在夔州，有十二峰。巫峽為三峽之一。白帝城在夔州之東，公孫述於此僭號者。先生雖心在京華，而身寓夔州，故即景起興，不及他處。後來無數筆墨，一起一伏，若斷若連，從夔州望京華，以至京華之同學，京華

<sup>11</sup> 此段文字，本為徐說「總評」部分，今金昌摘錄、轉述幾句置於金解「題解」部分。

之衰盛，如曲江，如昆明池，如昆吾、御宿、漢陂，凡為京華所有者，感興非一，總不出爾日夔府之秋。故下七首詩，實以此首為提綱也。「江間」承「巫峽」，「塞上」承「巫山」。「波浪兼天湧」者，自下而上一片秋也；「風雲接地陰」者，自上而下一片秋也。

……前一解，寫秋之時境；後一解，從秋之時境中，寫出人事性情來。此所謂「秋興」也。……此獨言楓者，夔州舊楚地，最多楓樹。〈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巫山，在夔州，有十二峰：一望霞，二翠屏，三朝雲，四松巒，五集仙，六聚鶴，七淨壇，八上升，九起雲，十飛鳳，十一登龍，十二聖泉。巫峽，在夔州，三峽之一。……時子美流寓其間，故即景起興，不及他處也。「江間」承「巫峽」，「塞上」承「巫山」；「波浪兼天湧」，自下以至上；「風雲接地陰」，自上以至下。……白帝城，今在夔州城東，公孫述據蜀，殿前井中，嘗見白龍出，因僭稱白帝<sup>12</sup>。

#### 別批

露也，而曰「玉露」；樹林也，而曰「楓樹林」，止一凋傷之境，而白便寫得白之至，紅便寫得紅之至，此秋之所以有興也。卻接手下一「巫山巫峽」字，便覺蕭森之氣，索然都盡，而<sup>13</sup>「波浪」、「風雲」二句，則緊承「巫山巫峽」來。若謂玉樹<sup>14</sup>斯零，楓林葉映，雖志士之所增悲，亦幽人之所寄抱。奈何流滯巫山巫峽，而舉目江間，但湧兼天之波浪，凝眸塞上，惟陰接地之風雲，真為可痛可悲，使人心盡氣絕。此一解總貫八首，直接「佳人拾翠」末一句，而歎息<sup>15</sup>「白頭吟望苦低垂」也。

####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先生寓夔，已兩次見菊，故曰「叢菊兩開」。「淚」，言他日，不言今日者，

<sup>12</sup> 該句原在此章解說末尾，應屬於「後解」部分，今金昌調整至「前解」。

<sup>13</sup> 「而」，《集說》無。

<sup>14</sup> 「樹」，《集說》按語作「按當是『露』字之誤」，他本均為「樹」。今按：從版本觀之，諸本都作「樹」；就上下文意分析，「斯零」者當指樹木而言。誠如先生反復提及，聖歎好逞才子之筆，故此處恐為其有意變化，而非「露」字之誤。

<sup>15</sup> 「息」，《集說》無。

目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則此叢菊亦堪下淚也。此身莫定，不繫在一處，故曰「孤舟一繫」；身雖繫此而心不繫此者，「故園」刻刻在念，有日兵戈休息，去此孤舟，始得遂心也。嗚呼，豈易言哉！因用「叢菊」、「故園」，轉到「寒衣」上去，意謂我今客中，百事且暫放下，時方高秋，江山早寒，身上那可無衣；聽此砧聲，百端交集，我獨何為繫於此也。蓋老年作客之人，衣食最為苦事。無食則橡栗尚可充飢，無衣則草葉豈能禦寒？「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從先生見聞中寫出二字來，更覺不堪也。

「叢菊兩開」，虞山云：應是指樊川之菊。愚謂子美寓夔，已兩次見菊也。此身莫定，似孤舟一繫也。家園凋傷，動經二載，今日在此，或已相忘，他日痛定思痛，憶此叢菊，皆吾下淚物也。子美之心，無刻不思兵戈休息，以歸故園，然此豈易言哉。故子美此詩，只敘夔府客中逢秋之苦，故用「故園」以轉到「寒衣」上去。末二句，意若謂：吾百事且暫放下，時方高秋，江山早寒，身上那可無衣？聽此砧聲，百端交集，吾何為繫於此也！士君子身當喪亂，家鄉又遠，衣食反為最要緊事。然食猶可掘黃精、拾橡栗，聊且充飢；若無衣，豈能編草葉、剝樹皮，以禦寒哉？……「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真是不堪。……

### 別批

不知者，謂兩開者是叢菊，豈知兩開者皆他日淚乎；不知者，謂孤舟何必一繫，豈知一繫者惟此故園心乎！「淚」字上，下一「他日」字，妙絕，惟身處其境者知之。七言處處，正是先生繫心一處。白帝城在夔府之東，言近以指遠也，肚裏想著家中刀尺，而耳中只聞白帝砧聲，遠客之苦為之淒絕，砧聲也而下一城高字，見得耳為遙聽，目為懸望，遠客之苦為之淒絕。

三、四承一、二，五、六轉出七、八，知余分解之言非謬。<sup>16</sup>

###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第一首悲身之在客，此首方及客中度日也。前以「暮」字結，此以「落日」起。唐人詩，每用「秋」字，必以「暮」字對。秋乃歲之暮，暮乃日之秋也，都作

<sup>16</sup> 此句《集說》無。



傷心字用。此「落日斜」卻裝在「孤城」下，尤為慘極。宛然見先生獨立孤城中，又在孤城夕陽中也。前首明說夔州流寓，卻不出「夔府」字；此特揭夔府以冠之者，正明身在夔府，心在京華。從此至末，一氣貫下也。長安名北斗城，夔府在南，故依南斗以望之。此云「望京華」，未名<sup>17</sup>「白頭吟望」，以「望」字起，以「望」字結，乃七首自為章法。三四，承「望京華」來。楚地多猿，蜀山向晚，猿聲不住。猿三聲，淚三下，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前首淚在他日，此首淚在今日也。傳稱漢張騫使大夏，尋河源，八月乘槎到天河，經年而返，問嚴君平始知。君平，蜀人，故用此入詩。乘槎尚有還期，此生杳無歸日，此是心作虛想，故下一「虛」字。蓋為嚴武再鎮蜀，辟先生為參謀，而先生留蜀，一年武卒，而先生仍寓蜀也。三應云「聽猿三聲實下淚」，今云然者，句法倒裝，與第七<sup>18</sup>首三四一樣奇妙。

第一首，悲身之在客；此首，方及客中度日也。前以「暮」字結，此以「落日」起。落日斜，裝在「孤城」二字下，慘澹之極；又如親見子美一身立於夕陽中也。楚在南服，夔州舊屬楚，故曰依南斗。其用「南斗」字者，因長安有斗城之稱也。北斗為天樞，位最尊，有人君之象，人臣豈敢犯；世誤為依北斗者，非是。長安在夔之直北，子美〈小寒食舟中<sup>19</sup>〉詩云：「愁看直北是長安。」望，是依南以望北也。「聽猿下淚」，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此「淚」字與前首「淚」字不同，前淚在他日，此淚在今日也。本當作「聽猿三聲實下淚」，拘於聲韻，故為「實下三聲淚」。此是亂裝句法也。八月槎，《博物志》云：天河與海水連，近人有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因問此是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荊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

<sup>17</sup> 「名」，《集說》作「云」，並加按語說「原作『名』，依文意改」。今就筆者所寓目之諸版本而言，此字各本不一，84、86年版本均作「云」；先生此處「依文意改」，實有版本依據。

<sup>18</sup> 此「七」字恐為「八」字之誤。第七章三四句為「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並無倒裝用法；而第八章三四句為「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則是著名的倒裝句。

<sup>19</sup> 杜詩通行本原題下尚有一「作」字。

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下云云，與《博物志》同。八月，是秋；問嚴君平，又是入蜀事，故用入此詩。「奉使虛隨」，想用同嚴武事。武再鎮蜀，辟子美為參謀，一年武卒，而子美寓蜀。乘槎有還時，子美隨武，而不能得回故里，故謂之虛隨也。聞猿下淚，奉使虛隨，皆為望京華故。此二句是承。

### 別批

言斜日落則是已晏，言落日斜則尚早，緊接一每字，則知當此落日斜光，一年三百六十度，忽忽孤城，懸懸遠望。「南斗」字從「望」字上用來，蓋大火西流，斗行南陸，舉目即見，故曰「依」也。三承一句，四承二句，猶言夔府孤城，聽猿下淚是實，而南斗京華，乘槎可到是虛，真教人無可奈何，此落日斜也。

###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城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省中以粉畫壁，曰「畫省」。《漢官儀》云：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先生嘗為尚書員外郎，故云「畫省香爐」。「悲笳」者，笳葉卷而成聲，邊人以司昏曉者也。五六轉到望京華不已，月上而猶未睡，以足前解之意。言昔在省中，侍史焚香而寢，今身在西閣，則相違矣。況山城落日，笳聲在粉堞之外，何其淒慘。「隱」者，痛也。當此之時<sup>20</sup>，豈復放腳熟眠之時耶。先生只顧在那裏望，絕不思睡。夫「違伏枕」，不欲睡也；「隱悲笳」，即睡亦不合眼也。俄然而落日斜，俄然又月上矣。「請看」二字妙，意不在月也。「已」字妙，月上山頭，已穿過藤蘿，照此洲前久矣，我適才得見也。先生惟有「望京華」過日子，見此月色，方知又是一日了也。

「畫省香爐」，《通典》云：「畫省，以粉畫之，省中皆以粉塗壁，畫古賢烈士。」《漢官儀》云：「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子美嘗為尚書員外郎。「違伏枕」，昔在省中，侍史焚香而寢，今則相違矣；身卻在西閣。山城落日，笳聲淒慘，在粉堞城上女牆之外。笳，以笳葉卷之而成，邊人用之，以司昏曉。夔何得有此聲！隱者，痛也。豈遙痛京華而有笳聲耶？可見公只顧倚在那裏望。……「請看」二字妙，意不在月，而看必用請也。「已映洲前蘆荻花」，「已」字妙，月上已多時，適才得見也。子美

<sup>20</sup> 「時」，《集說》作「事」。



方面北而立，此月應是新月，月在西方，映蘆荻花，則光又在東，故不覺也。可見子美在夔，惟望京華過日子，見此月色，方知又是一日了也。昔余說此合句義，主此。今殊以為不然。友問曰：何也？余曰：畫省、山城一聯是轉，正為「請看」二字設也。若照前說，則於轉句不對針，烏得稱之為律？即轉二句，亦不當如此說。夫違伏枕，不欲睡也；隱悲笳，即睡亦不合眼。既不欲睡，那去理會天之夜不夜。月上時，天已夜矣，夜則當睡，「請看」二字，意若將月擲在一邊者。描寫不欲睡神理入化。子美忠臣也，適當多難之秋，人神共憤，即略有心肝者，決無夜來安然倒身熟睡之事。子美意中，不知那樣痛傷，日斜望起，何妨直到天明，見日復出於東方哉！月正不在他心上，又要去請看做甚也。詩不可輕易開口，有若此。

### 別批

不云違畫省香爐而伏枕，乃云畫省香爐違於伏枕，得詩人忠厚篤棊立言之體。山城粉<sup>21</sup>堞隱於悲笳，尤妙，前猶日落，此則竟晚，眼看山城粉堞，漸隱不見也，乃因日暮笳作，笳動堞隱，一似隱於悲笳也者，身處客境，滿肚無聊，只三字寫出。請看石上，是月之初出，上照藤蘿，已映洲前，是月之漸昇，下照蘆荻，白日斜底於堞隱，世人匆匆輕易忽過者何限，若石上之月，則明明上照藤蘿，何至遽映洲前，已移蘆荻，胸前有無數忠君愛國心腸人，真是刻不能耐耳。有人解做月在石上，光映洲前，乃至作畫者慣圖此景，真是將神龍作泥鱗弄也，可為古人長歎。

三、四承一、二，七、八合到五、六，足證分解非謬。<sup>22</sup>

###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此夜已過，又是明日。「山郭」，言其僻也；「千家」，言其小也；「靜朝暉」，言其冷寂也；「日日」，言每日朝暉時也；「翠微」，山之浮氣。當朝暉時而浮氣未淨，或者是江樓之偶然。乃一日坐之如是，日日坐之亦如是。雖有朝暉，不敵浮氣，先生其且奈之何哉？此處「翠微」，不作佳字用，承以「漁人」、「燕子」，即坐中所見，皆先生自況也。一夜曰「宿」，再宿曰「信」。漁人信宿，或

<sup>21</sup> 「粉」，《集說》無。

<sup>22</sup> 此句《集說》無。

可以息矣。「還泛泛」，是喻己之憂勞而無著落也。八月燕子將去，則竟去可矣。「故飛飛」，是喻己羈絆而不得脫然也。

一本「日日江樓」作「百處江樓」。而菴說之曰：「百處坐，非郭中有百處樓子，一一坐遍。是一座樓子百處坐也。心頭<sup>23</sup>有事人，東坐不是，西坐不是，前坐不是，後坐不是，坐一處不是，坐兩處不是，坐不是，不坐不是，越坐越不是，此所以有『百處坐』也。」妙甚！

此夜已過，又是明日。起云「千家山郭靜朝暉」，山郭，言其僻；千家，言其小；靜朝暉，言其冷寂也。錢宗伯云：寫盡清秋慘澹之景。子美時寓夔之西閣。「百處江樓坐翠微」，翠微，山之浮氣。此處皆山，無處不有山氣，故臨江之樓，在翠微之中。百處坐，非郭中有百處樓子，一一坐遍，是一座樓上百處坐也。心頭有事人，東坐不是，西坐不是，前坐不是，後坐不是，坐一處不是，坐兩處不是，坐不是，不坐不是，越坐越不是，此所以有百處坐也。既坐處所見漁人、燕子以為承。「信宿漁人還泛泛」，一夜曰宿，再宿曰信。漁人捕魚到信宿，可以息矣，舟可以泊矣，或不必換酒而飲，亦當換米而炊矣。還泛泛，舟輕則泛，是魚不可多得；喻己之憂勞而無著落也。

「清秋燕子故飛飛」，八月燕子將去，必群飛於天，應有故而然。

別批

千家山郭下加一「靜」字，又加一「朝暉」字，寫得何等有趣，何等可愛。江樓坐翠微，亦是絕妙好致。但輕輕只用得「日日」二字，便不但使江樓、翠微生憎可厭，而山郭、朝暉俱觸目惱人。三、四再承。兩句，不嫌自己日日坐江樓，卻嫌漁人之信宿，不怪自己日日到翠微，卻怪燕子之飛飛。真為絕妙之筆也。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言我若不坐江樓，而抗言政治之得失，何減匡衡？而遭際不如，功名安在，故曰「薄」，是則出不成出矣。我若不坐江樓，而講論五經於石渠，亦何減劉向？而用世心切，伏處奚堪，故曰「違」，是又處不成處矣。「功名薄」、「心事違」，皆先生自謂，非謂匡衡、劉向也。末轉到同學富貴上去，此非輕薄少年，亦非豔羨裘馬也。若謂昔在太平之時，同學少年，致身青雲，無一貧賤者，終日鮮衣怒馬以

<sup>23</sup> 「頭」，《集說》作「中」。

為得志，孰意有今日之亂？昔日少年，今應白首；昔日富貴，今應困窮。我既如是，同學皆然，安得常如昔日輕衣肥馬，在京師相馳騁哉？少壯無所建立，出處皆困，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總付之浩歎而已矣！

……子美謂：吾若抗疏，當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功名何在？是有匡衡抗疏之才能，而無匡衡之功名，故曰「薄」，出竟不成出矣。……「心事違」，〈九歎·序〉曰：「向乃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追念屈原忠孝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數奏封事，不用，而典校《五經》，非其素志，故曰心事違。錢宗伯《讀杜小箋》主此。余謂「心事違」三字，還該在子美身上說。子美自謂：出既不可得，將以經術傳之後日，吾又不減劉向，而憂世之心甚殷，如何坐得住。處又不成處矣。如此方好轉到「同學富貴」上去。結二語，非輕薄少年，亦非豔羨衣馬也。若謂：昔在太平之時，同學諸公方少年，致身青雲，無一貧賤者，終日鮮衣怒馬，從事豪俠，以為得意。孰意有今日之禍患，昔日少年，今應白首；昔日富貴，今應困窮。輕衣肥馬之興，諒已不堪，遙憶與余略同，安得嘗如昔日，京師全盛，輕衣肥馬，與同學相馳騁哉？少壯之時，等閒拋棄，無所建立，悔亦何及。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總付之浩歎而已矣。

別批

因日日之坐，不厭其煩，因而自思。欲如匡衡之抗疏，既愧功名之薄，欲如劉向之傳經，又嫌心事之違。輾轉反側，因而想到少年同學原俱不賤，但只五陵裘馬自炫輕肥，明知我之心事，而不與我以功名，以致見笑漁人，貽譏燕子耳。

分解甚明。<sup>24</sup>

####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前首結「五陵裘馬」，故此以長安起。「聞道」者，一則不忍言親見，故託之耳聞；一則去國已遠，不欲實說也。「長安似奕棋」，指明皇幸蜀以後而言。「百年世事」，由今大曆紀年逆追至神堯有天下之初而言。「不勝悲」者，悲國政也，

<sup>24</sup> 此句《集說》無。

而曰「世事」者<sup>25</sup>，蓋微辭也。百年世事，固不勝悲，然先生之悲，至此日長安而極。故承之以三四，但言「第宅」，言「衣冠」，此所謂「世事」也。

前首，結五陵裘馬，此以長安起。「聞道」二字，可感可泣，一則不忍言親見，乃托之耳聞；一則去國已遠，不欲直說也。「長安似弈棋」，指玄宗幸蜀以後而言。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西京；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子儀克復之，肅宗入西京，迎上皇還；代宗寶應元年，甲寅，上皇崩，丁卯，肅宗繼崩，代宗即位；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度便橋，上倉促不知所為，出幸陝，吐蕃入長安，府庫一空，是年十二月，代宗還長安。一敗一勝，與奕棋何異！「百年世事不勝悲」，百年，公由大曆元年逆追至高祖有天下之初。公寓夔府之西閣，詠〈秋興〉詩，蓋在大曆元年丙午之秋也。自高宗聽李績、許敬宗立武后，以周篡唐，為一悲；中宗任武三思，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以餅餒中進毒，弑中宗，為一悲；玄宗寵貴妃，任李林甫、楊國忠，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陷長安，帝避於蜀，為一悲；肅宗受制於張良娣，李輔國擅政，不得以子道事上皇，為一悲；代宗任程元振，吐蕃入長安，為一悲。故曰不勝悲。不曰國政，而曰世事者，蓋微詞也。……

別批

「聞道」妙，不忍直言之也，亦不敢遽信之也，二字貫全解，世事可悲。加「百年」二字妙，正見先生滿肚真才實學，非腐儒呶呶腹誹迂論。蓋世事因循至於今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馴而致於此者，有漸矣。且世事既因循至於今日，亦非一朝一夕可以遂致太平。將來正費周折，故曰百年。三、四緊承世事之堪悲，然而正不必為目前第宅之新、衣冠之異而致託也。讀先生詩，真如聞無上甚深經典，使小儒意見都盡。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指隴右、關輔一路，為有河北群盜及回紇也。「金鼓振」，言寇警甚急。「西」，指吐蕃之亂。「羽書」，插羽於書，取其速也。「羽書遲」，言捷報甚遲。如此寇盜旁午，師行未克，不知王侯第宅、文武衣冠，若何底止。正志士枕戈泣血，滅此朝食之時，而乃去故國，竄他鄉，對此秋江，曷勝寂寞，曷勝悵

<sup>25</sup> 「者」，《集說》無。

恨！此所以寄興魚龍，而曰「有所思」者，正思此身為朝廷用也。酈道元《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魚龍極動之物，卻如此寂寞者，蓋處非其時也。「故國」，猶言故鄉。「平居」，是在故國之平日。見朝廷北討西征，便思戮力效忠久矣，不待今日也。此一首望京華而歎其衰。

「直北關山金鼓振」，直北，指隴右、關輔而言。金鼓振，為防河北群盜，並回紇也。其警甚急。「征西車馬羽書遲」，西，指吐蕃之亂未息而言。羽書遲，插羽於書，取其速也，因傳兵報；今言未得即報捷也。「魚龍寂寞秋江冷」，酈道元《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秋江，蜀江也。魚龍是極動之物，今何為卻如此寂寞？蓋處非其時也。……子美一腔熱血，正無處揮灑，見朝廷北討西征，思得戮力以效其忠，故有此嗟歎。「故國平居有所思」，故國，猶言故鄉，雖是長安，而不敢指斥，乃云故也。「平居」，是在故國之平日。有所思，因今日寓夔之寂寞，而思故園之全盛也。

### 別批

上解是傳聞，尚在半信半疑，若此，直北金鼓，親聞其振；征西羽書，目睹其遲，則為更不可解也<sup>26</sup>。因而自審，為魚為龍，雖不能自決，然目前惟有寂寞秋江而已。冷既徹骨，意望何為，惟有「故國平居」，實不能自己其思云爾。

「遲」字上用「羽書」字妙。羽書最急而復遲遲，想見當時世事<sup>27</sup>。「故國」字下用「平居」字妙，我自<sup>28</sup>思我之平居爾，豈敢於故國有所<sup>29</sup>怨訕哉。

分解無疑。<sup>30</sup>

##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因提故國平居，忽想到長安全盛之日，我豈不見之耶。前一首是峽中傳聞，此

<sup>26</sup> 「也」，《集說》無。

<sup>27</sup> 此二句《集說》無。

<sup>28</sup> 「自」，《集說》無。

<sup>29</sup> 「所」，《集說》無。

<sup>30</sup> 此句《集說》無。

一首是平居親見也<sup>31</sup>。長安宮闕甚多，獨言蓬萊者，先生曾於蓬萊宮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故即用以起興也。蓬萊宮，貞觀間營，前對終南山，每天晴日朗，望終南如指掌。承露金莖，漢武之所設。漢武好神仙，造通天臺，以金盤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長生。此詩起句以蓬萊宮闕起，蓬萊仙山、終南仙窟、承露金莖，乃求仙之物，取景設色，都在神仙一邊。三四遂承以「瑤池」、「紫氣」云云，寫來極是湊手，亦見當日天子太平在御，不但宮闕壯麗，亦頗留意神仙之事，有如漢武也。

有所思，正思此長安全盛之日也。昔當太平，主上無事，輒好神仙之事，而宮闕之壯麗，亦如仙境，故前四句，純用蓬萊、金莖、王母、紫氣等字，非有譏諷於其間也。蓬萊宮，貞觀間營，初名永安，後改為蓬萊。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如指掌。金莖，漢武好神仙，造通天臺，以金盤盛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可得長生。……起用漢武事……余作是說，客有以為不協者。余復說曰：虞山錢宗伯〈寄廬<sup>32</sup>小箋〉云：「此詩記蓬萊宮獻〈三賦〉事也。」然則此詩前一解，做蓬萊宮，後一解，做獻〈三賦〉也？蓬萊，海上三神山之一，唐取以名宮，蓋有意於長生也。前對終南，終南亦習仙之處；承露盤，又求仙之事。如是起，則下不得不如是承，承又湊手。南對終南，則以「西望瑤池」、「東來紫氣」承。……律，非另有一個別法，只在起、承、轉、合間，用意下字，一絲不錯是也。……後一解，據愚意，恐非指獻〈三賦〉事也。……子美律，必分作二解，多有截然者。

### 別批

因故國之思，而想至百年之事。蓋當日亦不可謂非全盛也。對南山，言宮闕之壯麗；霄漢間，言金莖之高峻，用「蓬萊」、「承露」字，見晏安日久，惟願長生，唐明、漢武，有同一轍。乃日望王母之降瑤池，豈知皇輿之幸巴蜀；日望紫氣之滿函關，豈知兩京之化灰燼，真有所謂不勝悲者，思之可為流涕也。止因沓用「瑤池」、「紫氣」等字，遂將後人瞞過多少。

<sup>31</sup> 此二句《集說》無。

<sup>32</sup> 「廬」字誤，當作「廬」。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讀結句「青瑣」、「朝班」字，乃知五六從蓬萊獻賦轉到拜左拾遺，筆墨無痕。先生先自蓬萊獻賦時，方識得宮殿親切，後自拜左拾遺時，方識得聖顏親切也。天子臨朝，御座左右，雉翼雙開，若雲之移。天子袞衣，上繡龍鱗，早旭照之，前光耀日。此乃親覲天子而後見之，亦不必擬定在蓬萊宮。先生爾時，身列侍從之班，固於處處得見也，「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秋，歲晚也。「驚」，公獻賦時，年四十；為左拾遺，年四十六；是歲代宗大曆元年在夔，年五十有五，年老歲晚，故心驚也。班在青瑣之下，先生刻刻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若點朝班者。幾回，是每每如此，不止一回也。此一首，望京華而追其盛<sup>33</sup>。

夫朝廷之盛，莫如玄宗；而公立朝之日，莫如左拾遺，為左拾遺，在肅宗朝。一詩合玄、肅兩朝，未為妨礙，又何得泥定獻〈三賦〉，以合於蓬萊宮哉？……天子臨朝，御座左右有羽翼。殷高宗有雉雉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唐緝雉尾為扇翼以障塵。遙瞻羽翼雙開，若雲之移。此句，見蓬萊宮朝儀之盛。「日繞龍鱗識聖顏」，袞衣上繡龍章，用「鱗」字者，一則取其字稱，二則龍領下有逆鱗，人臣直諫，謂之批鱗。袞上龍鱗，金光耀日。此句，見親覲天子也。公何故下此二句？思前日之在朝，蓋為「一臥滄江」轉也。「一臥滄江驚歲晚」，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秋，歲晚也。驚，公獻賦，年已四十；為左拾遺，年四十六；是歲在夔，年五十有五，年老歲晚，故心驚也。……班在青瑣之下。公刻刻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如點朝班者。幾回，是每每如此，不止一回也。

別批

當此之時，先生目擊時艱，何以略無諫議，而坐視其敗？嗚呼！興言及此，為之浩歎。蓋先生雖為右衛參軍，而其層級而上則有等矣。皇皇殿陛，可以次其列，不得陞其階，況雉扇環遮，親臣密侍，豈得一望天顏者耶？只因雲移雉尾，而暫開宮扇，稍露日色，光耀龍袞，因而一識聖顏耳。從此遂臥滄江，失驚歲晚，朝班預點，曾有幾回？用是憂勞，莫能自慰，長歌當哭，神傷心愴矣。

<sup>33</sup> 《集說》無。

從「雲移」「移」字中露出日光，日映龍鱗，方識此是聖人，雖云「識聖顏」，卻只遙遙摹擬，瞥見而已，其是化工之筆。

「點」字妙，先生此時之在朝班，只如密雨中之一點耳，雖欲諫議，亦復何從。<sup>34</sup>

## 其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前者結云「一臥滄江」、「幾回青瑣」，則瞿唐與曲江固未隔也。明皇自秦幸蜀，中原板蕩，故有「瞿唐」、「曲江」、「萬里風烟」之句。瞿唐為三峽門戶，最險，人到此者，但睜開兩目，心數都絕，故從「二目」從「隹」。「隹」者，短後鳥，喻後心<sup>35</sup>不行也。唐者，唐喪。《內典》云：「福不唐捐。」睜目<sup>36</sup>看去，幾乎喪身失命也。以是峽險極，故名。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號為勝境，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萬里」，不必指定瞿唐、曲江遙遙萬里。前者幅幘全盛之日，控制何啻萬里；今者寇盜縱橫之日，一片都是風烟，故曰「萬里風烟」。而瞿唐口、曲江頭，正接於素秋風烟中矣。三四，總承曲江來。「花萼夾城」者，明皇性極友愛，即位後，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五王賜第宮側，又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園與曲江相接，名「芙蓉」者，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天子時幸芙蓉園，必從花萼樓夾城通去，故曰「通御氣」。「御氣」，天子之氣也，御氣無處不通；而花萼夾城畢竟是明皇友愛之所，故時幸曲江遊樂未為大過。「芙蓉小苑」畢竟是明皇遊幸之地，故同此曲江遊樂已入邊愁。邊愁不從「花萼夾城」入，偏從「芙蓉小苑」入，先生立言之旨，蓋不苟也。又邊愁不但祿山陷京，即就明皇幸蜀；而先生因此徒倚素秋，悵望於瞿唐峽口，豈非邊愁乎？故知「入邊愁」三字，隱已承瞿唐峽口，益見先生律法之細。

<sup>34</sup> 「從『雲移』……亦復何從」兩段文字，《集說》無。按：由於先生所據之版本無這兩段文字，因此在分析「點」字的解釋時未及聖歎之批語，金氏「如密雨中之一點」的解釋，實與其餘諸家看法有別。

<sup>35</sup> 「心」，《集說》作「必」字，並加按語說「新陸書局本誤作『心』字」。

<sup>36</sup> 「目」，《集說》作「眼」字，並加按語說「新陸書局本作『目』字」。

……前首結云：「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則瞿唐與曲江，猶未隔也。錢宗伯云：「玄宗自秦幸蜀，故有瞿唐、曲江、萬里風烟之句。」瞿唐峽，在夔州，乃三峽之門，舊名西陵峽。瞿從二目一隹，人遇艱難則懼，懼則但睜兩目；隹是短尾鳥，喻後心不行，懼則心數皆絕也。唐乃唐喪，定目看去，幾將喪身失命也。是峽最險，故以為名。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賞，盛於中和、上巳節。「萬里風烟接素秋」，萬里，不是瞿唐峽口至曲江頭，相去有萬里之遙，天子統御萬里，呼吸相通，風烟所接，到處皆秋，而況夔府之於長安也。秋，西方屬金，色白，故云素秋；風烟接素秋，言其蕭條也。「花萼夾城通御氣」，玄宗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五王賜第，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極友愛，時與五王同寢。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sup>37</sup>，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復道。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天子之氣為御氣；通御氣者，天子時幸芙蓉園，從花萼樓夾城通去也。「芙蓉小苑入邊愁」，苑與曲江相接，名芙蓉者，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祿山陷京，是入邊愁也。余讀此一解，而知子美之有體也。起把瞿唐峽、曲江分開，於一句中作大段落。曲江頭，下以花萼句承；瞿唐峽口，下以芙蓉句承。……花萼樓、夾城與芙蓉園，雖同在曲江頭，而邊愁畢竟要從芙蓉園入，不從花萼、夾城入，以花萼是玄宗友愛之所，芙蓉是玄宗游幸之地也。邊愁既入芙蓉園，則玄宗所以幸蜀，子美不免流寓於夔。故以承「瞿唐峽口」四字也。……邊愁尚有處不到，御氣無處不通，……言外又見帝以友愛，故時幸曲江游樂，未為大過；而邊愁遂入，則祿山之叛罪大矣。立言之妙有如此。

### 別批

身處萬里之外，心注萬里之間，便定然有此等想頭。瞿唐之與曲江則有間矣。然其相去萬里，里里風烟相接，則素秋之相接可知，乃同此秋光，而秦蜀風景迥異，則豈非以其以漸遞改<sup>38</sup>，當之者溺玩而弗辨乎！此不特地界相接有然，即世運遞更亦無不然。三、四緊承，明皇當日敦尚友悌，御氣與花萼交輝，晚歲偶漁聲

<sup>37</sup> 「南」，原本均作「內」，誤。據樊先生「校記」改。

<sup>38</sup> 「改」，《集說》作「故」。

色，邊愁與芙蓉並慘，當一王之朝，而前後異政，國步遂移，倘辨之早，辨<sup>39</sup>幾何而至如此之劇也。御氣用一「通」字，何等融和。邊愁用一「入」字，出人意外。先生字法不尚纖巧，而耀人心目如此。

###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當日曲江之游，天子方以為「通御氣」，而不覺已「入邊愁」者<sup>40</sup>，豈非歌舞極盛之所致耶？五六二語，只為轉出「歌舞」字來。《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繡帷為柱，通繡作黃鵠文。「錦纜牙檣」，江中御舟，極其華麗，故能驚起白鷗也。形容歌舞地如此，則歌舞不言可知。然才說「可憐歌舞」，忽轉出「自古帝王」，言秦中畢竟是帝王州，煌煌天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者哉！<sup>41</sup>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此為合二句「歌舞地」、「帝王州」作轉也。珠簾，《西京雜記》：「昭陽宮織珠為簾。」繡柱，以繡被柱；見裴子野詩：「流雲飄繡柱。」圍黃鵠，解者多以昭陽殿柱，俱雕刻黃鵠文為言。……愚謂此當泛言后妃所居之處。圍黃鵠，又不必拘刻黃鵠文也。……夫黃鵠，大鳥也，飛必沖霄，珠簾繡柱可以圍之，則當時歌臺舞榭之高敞弘麗，到處環繞可知。白鷗，沙鳥也，泛不離水，錦纜牙檣可以起之，則當時樓船簫鼓之絡繹喧闐，終日不斷可知。歌舞地，盛乃至此。……然畢竟是帝王之州也，自周秦以來，皆建都於秦中。子美意蓋謂：皇唐宏業，萬年永固，祿山破後，肅宗旋復，吐蕃繼入，主上即回。皇皇天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者哉！班彪〈王命論〉，不是過也。

<sup>39</sup> 《集說》於此加按語曰「後一辨字疑為變字之誤」；依筆者管見，後一辨字若屬上句讀，則文意亦通順。

<sup>40</sup> 「者」，《集說》無。

<sup>41</sup> 據葉先生的行文規律，所引內容倘分作若干段落，則依其先後次序錄之，以「又」字為別；此段批語作：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參看蔡箋）。

又 繡帷為柱，通繡作黃鵠文。

又 錦纜牙檣，江中御舟，極其華麗，故能驚起白鷗也。

又 當日曲江之游，天子方以為通御氣，而不覺已入邊愁，豈非歌舞極盛之所致耶！五、六二語，只為轉出「歌舞」字來。

在順序上與筆者所據之版本有別，且分為四段。

別批

珠簾繡柱，錦纜牙檣，總極豪華，黃鵠即珠繡所織之文，用以襯起「白鷗」字。白鷗者，野鳥也，錦纜牙檣之下，胡為乎起哉？則豈非以其全盛之日，但知珠圍繡繞，以致絕漢南巡，黃鵠難尋，白鷗群起，真為可歎也。「白鷗」上用「錦纜牙檣」字，一圖映照反射作色，一見明皇雖遭顛沛，尚不知自檢也。同一秦中也，而謂之歌舞地，又謂之帝王州，使人毛髮跼蹐，遍身不憚，當此而不斬然思奮者，殆非人君矣。「回首」字，合「起白鷗」句，「可憐歌舞地」合「珠簾繡柱」句。「秦中自古帝王州」，則總合上六首下二首為八首十六解束腰法，又分解之一法也<sup>42</sup>。

##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此因曲江而更及昆明池也，最為奇作。前諸作皆亂後追想，此作特於事前預慮。千年來，人只當平常讀去，辜負先生苦心久矣，可歎也！昆明池，在長安城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年間，鑿之以習水戰者。東西岸立石，刻織女牽牛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武帝治樓船，加旌旗其上，往來習戰，將以伐昆明也。因昆明有滇池，故鑿池以象之。夫窮兵非美事，乃極稱頌之，曰「漢時功」，蓋謂有此池水，在今日尚可習水師以防禦東南之變，豈非功乎！次句，正言其習水師也。「織女」、「石鯨」，承「昆明池」。「機絲」、「鱗甲」，承旌旗。「織女機絲」，喻言防微杜漸之思不可不密。「石鯨鱗甲」，喻言強梁好逞之徒蠢蠢欲動。今日西北，或可支吾，萬一東南江湖之間變起不測，則天下事不可為矣，故先生預設此一著，以諷執政也。言若不早為之圖，是猶織女停梭，虛此夜月，則石鯨乘勢已動秋風，可奈何？今昆明池在眼中，何武帝旌旗無有為之髣髴者耶。

見曲江如此，忽想昆明池起來，真是奇作。前諸作，皆亂後追想，此作特於事前預慮。千年來，人只當平常讀去，辜負先生苦心久矣，可歎也！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二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昆明，今

<sup>42</sup> 「十六解束腰法，又分解之一法也」，《集說》無。

<sup>43</sup> 「前」，《集說》無。

雲南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時欲征越雋，遣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欲往伐之，故鑿池象之，以習水戰。又《食貨志》：武帝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旌旗加其上，甚壯。」《三輔黃圖》云：「昆明池東西岸，立石刻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魚，長三丈……」夫窮兵非美事，乃極稱頌之曰漢時功，吾玩此七個字，似歸重「水」字上。有此池水，可習水師，以防禦東南江湖之變，在今日猶用得著，豈非功乎！「武帝旌旗在眼中」，正言其習水師也。「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織女、石鯨，承「昆明池」三字；機絲、鱗甲，承旌旗。織女機絲，喻相臣經綸不可不密，及此時，正該防微杜漸，江湖之間，當為先慮，而初無及此者。今日西北，或可支吾，萬一東南蠢動，則事不測矣，故子美預設此一著，以諷執政，所以作此一首詩也。若不早為之圖，是猶織女停梭，虛此夜月，為可惜耳。鯨，喻強梁好逞之徒；石鯨，非鯨之比，是稍稍不良之人也。鱗甲，喻其欲動之心。當事既不措意，則不惟強梁好逞之徒欲動，即稍稍不良之人，乘此罅隙，亦將動作矣。昆明池在眼中，何武帝旌旗，無有為之仿佛者耶？

### 別批

漢武窮奢極欲，貽譏後史，然而武威遠震，炳煥千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德盛唐虞，所不可望，而功高漢代，猶可比隆。奈何池水徒深，旌旗空耀，歌舞為歡，有同飛燕，旂常著績，竟乏驃姚也耶。在眼中，妙，漢武武功，固<sup>44</sup> 粲然耳目，百代一日者也。三、四即承上昆明池景，而寓言所以不能比漢之意。織女機絲既虛，則杼柚已空；石鯨鱗甲方動，則強梁日熾，覺夜月空懸，秋風可畏，真是畫影描風好手，不肯作唐突語，磅礴時事也。

###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上解已畢，忽換筆作轉。五六二句，不從昆明池來，蓋為下解「江湖滿地一漁翁」作轉也。若謂昆明且置，吾今身在峽中，日與水相習，當此秋深之際，菰米波漂，蓮房粉墜，一時衰颯如此，則江湖之上實切隱憂。況時方戰伐，蜀山鳥道，為關塞之至險，乃自上皇回鑾以後，僭亂相仍，極天之險，竟無足恃。顧此江湖，滔

<sup>44</sup> 「固」，《集說》作「故」。



滔皆是，將何底止耶<sup>45</sup>？然而抱江湖之憂者，只一個漁翁，雖憂亦安所用之？其必在當事慮患於未然哉！「漁翁」，蓋先生自謂也。

上解已畢，忽換筆作轉曰：「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此二句，不從昆明池來，蓋為下解「江湖滿地一漁翁」作轉也。若謂：昆明且置，吾今在巫峽，日與水相習，但見菰米委籍，漂於波面，若沉雲之黑色。白露既降，蓮房凋傷，而紅又稀矣。衰颯如此，則江湖之上，何忍目睹。於是合句云：「關塞極天惟鳥道」，時方戰伐，或者關塞之間，有人防禦，即如蜀之鳥道，為關塞之至險，然自上皇回鑾之後，有段子璋之亂，徐知道相繼，而崔旰又反矣。蜀尹屢更，高適罷，嚴武卒，鳥道之險，烏可恃乎？……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將何底止！故曰：「江湖滿地」。然而抱江湖之憂者，只一個漁翁，憂亦安所賴之？武帝旌旗，吾又焉敢望當事慮患於未然哉！漁翁，公自謂也。

### 別批

五、六轉到黎民阻饑，馬嵬亦敗，亦以不忍斥言，故為隱語，猶言菰米為波所飄，而遂沉雲之黑，固所料也，亦所甘也。詎意蓮房紅粉亦遽墜於冷露，豈所料哉！尚忍言哉！目今關塞極天，往來閉塞，可通惟有鳥道。江湖滿地，渙然瓦解，繫心止一漁翁。縱有嘉謀，又將焉展也哉！

###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透迤，紫閣峰陰入漢陂；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末一首，乃其眷戀京華之至也。前解極言長安風土之樂。昆吾，地名，有亭。御宿，川名，有苑，漢武嘗宿於此，故曰御宿。漢陂，魚甚美，因以為名，在紫閣峰之陰。遊漢陂者，必從昆吾、御宿經過。「紫閣峰陰」，因漢陂而及之也。先生年老浪跡夔州，意在歸隱。因昔嘗同岑參兄弟遊漢陂，經昆吾、御宿，喜其風土之良，故切切念之，特掛<sup>46</sup>筆端耳。三四，句法奇甚。畜鸚鵡者，必以紅豆飼之，先生自喻不苟食也。啄之而有餘，此真豐衣足食之所矣。黃帝即位，鳳集東園，棲梧樹，終身不去，先生自喻不苟棲也。棲之而至老，此又安居樂業之鄉矣。可見長安

<sup>45</sup> 「耶」，《集說》作「邪」。

<sup>46</sup> 「掛」，《集說》作「持」。

盛時，且不必說得天子公侯極意遊玩，乃至布衣窮居，儘足自適有如此也。……因深憶長安風土之樂也。昆吾，地名，有亭。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爲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入，往來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游城南記》曰：「……紫閣之陰即漢陂。」故曰「紫閣峰陰入漢陂」。……《長安志》：「漢陂，在戶縣西，陂魚甚美，因名。」鸚鵡……畜之以供玩好者，以紅豆飼之。啄餘者，啄之而有餘，真豐衣足食之所。……昔黃帝即位，鳳集東園，棲帝梧樹，終身不去……棲老者，棲之而至老，又是安居樂業之鄉。可見長安盛時，且不必說到天子、王公游玩快愉之處，即昆吾、御宿、紫閣、漢陂之間，布衣隱居，盡足適意也。紫閣句，爲何不承？以下解用同岑參游漢陂事，故作遺漏。然游漢陂者，必從昆吾、御宿經過。「紫閣峰陰」四字，亦不過是足句法。子美年老，意在歸隱，昔嘗游漢陂，經昆吾、御宿，喜其風土之良，故特掛筆端，因及漢陂並紫閣峰也。

### 別批

此解與「玉露凋傷楓樹林」句命意相同，蓋極寫秋之可興也。漢陂之旁，則有紫閣峰；紫閣峰之前，則有昆吾、御宿逶迤之徑。值此白露既零，楓葉鮮妍之際，自昆吾、御宿逶迤而前，漾然漢陂，峰陰澄潔，誠有令人不知興之何自起者<sup>47</sup>。況鸚鵡啄餘，當此衣食豐盈之盛。鳳凰棲老，又承奠安可久之基。其足之蹈、手之舞，又寧有涯量哉！

###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後解從上轉下，轉到今日大曆元年丙午秋作此〈秋興〉詩，以結出吟望之苦也。言當日昆吾、御宿、漢陂之間，陸有為陸，水有為水，「佳人拾翠」則於陸，「仙侶同舟」則於水，亦既窮極<sup>48</sup>水陸之興矣。佳人與美人、麗人不同，從上至下，從下至上，節節看去，無有不佳，曰「佳人」。巧笑美目，胡天胡帝，曰「美人」。彼此爭妍，相去不遠，曰「麗人」。「仙侶」，如李、郭同載，望若神仙是也。「春相問」、「晚更移」，著一「春」字、「晚」字，乃反擊「秋」字。「相

<sup>47</sup> 「此解……起者」，《集說》無。

<sup>48</sup> 「極」，《集說》無，並加按語說「新陸書局本作『無窮極』，據味古齋本當作『既窮』」。

問」、「更移」，乃暗提「興」字。五六二句，正欲轉到今日作<sup>49</sup>〈秋興〉詩也。

「綵筆昔曾干氣象」，先生曾於蓬萊宮獻三賦，干動龍顏，雖實有此事，然此處提出，非自誇張，不過借作轉語，以反襯出「白頭吟望」七字來，言此天涯窮老，望京華如在天上，既不見有拾翠之人，亦復無有同舟之侶，白頭淪落，侘傺無聊，徒屈從前干氣象之筆，以作此苦殺皇天之詩，即何能禁淚之淫淫下哉！「吟」，吟〈秋興〉；「望」，望京華。一頭吟，一頭望；又一頭望，又一頭吟；於是頭低到膝，淚垂至頤，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而菴詩曰：「好個好丞相，清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

瞿齋云：余曾於同學案頭，見唱經批〈秋興〉詩數語，與此少異，然意實相發，附識於此。其首章云：「寒衣處處催刀尺」，「處處」字悲極。口中言處處，意在家中一處也。處處實而虛，卻又處處虛而實，此猶家也，以後則皆君國矣。其次章云：斜日落已晏，「落日斜」尚早。至月映洲前則夜半矣。「虛隨八月槎」，言朝中相援無人也。其三章云：同學不必少年，亦不必揚揚裘馬。玩「多不賤」「多」字，「自輕肥」「自」字，蓋言知吾才而不與吾立，暗用「臧文仲竊位」句意譏之耳。餘已見解中<sup>50</sup>。

……「春」字，下得有力量，提出「春」字，愈見今日之秋。妙極！妙極！拾翠，在岸上；同舟，在水中。《後漢書》：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仙侶同舟」本此。……「彩筆昔曾干氣象」，筆法之妙乃至此。子美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干動天子之氣象……然子美非自誇張，總要反襯出「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昔少年，今白頭矣；吟，吟此〈秋興〉也；望，望歸長安。今羈棲夔府，那得便歸，即此便是苦，頭只管低下去，淚只管垂出來。低、垂，是寫苦之狀也。……此句，又是先生自畫詠〈秋興〉小像也。吾當題其上曰：「好個詩丞相，秋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

別批

五言佳人，則拾翠尋芳，女子尚有同情。六言晚移，則仙侶相從，入夜還須乘

<sup>49</sup> 《集說》於此處加按語說「味古齋本無『作』字」。

<sup>50</sup> 「其首章……餘已見解中」，《集說》無。

燭。揮毫落紙，筆走雲烟，矢口成章，上干氣象，所固宜也。卻悄悄下一「昔」字，便令兩解七句都成鬼哭，直逼出「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總結如上八首十六解六十三句四百四十一字。手舞足蹈了半日，卻是瓦解冰消，烟盡灰燼，更無處可出鼻孔息也。白頭已是傷心，白頭而低垂，更傷心。以白頭而吟，而望，而苦，而到底低垂，此傷心之所以徹骨也。八首十六解詩，皆從「吟望苦」三字中吟出來、望出來、苦出來。若其低垂，則未作此詩之前，固如此低垂，既作此詩之後，到底亦只如此低垂也。試看八首詩，是一首還是八首？增得一首否？減得一首否？增得一句，減得一句否？試看八首詩，是分解的，還是不分的？是聖歎勉強穿鑿否？錦心繡口才子，當共證之。詩本以八句為律，聖歎何得強為之分解？須知聖歎不是好肉生瘡，正是對病發藥。唐制八句，原止二句起，二句承，二句轉，二句合，為一定之律。徒以前後二聯可以不拘，而中四句必以屬對工緻為選，因而後人互相沿習，徒競纖巧，無關義旨。至近代作詩，竟以中四句為身，而頭上倒裝兩句為起，尾上再添兩句為結。夫人莫不幼而聞、長而以為固然。自提筆搖頭，初學吟哦，以及倨坐撚髭，自雄詩伯，無不以為此斷斷不易之體。抑豈知三四之專承一二，而一二用意高拔，比三四較嚴；五六轉出七八，而七八含蓄淵深，比五六更切。寧可以起結二字抹卻古人無數心血耶？聖歎所以不辭饒舌，特為分解。罪我者，謂本是一詩，如何分為二解；知我者，謂聖歎之分解，解分而詩合。世人之濶解，解合而詩分。解分前後，而一氣混行；詩分起結，而臃腫累贅。蓋有不得不蒙譏力諍者，千載而下，或能見諒也。附識於此<sup>51</sup>。

## 二、「金解」辨析

就整體而言，先生大作裏共有三十八處提及「金解」（詳見下表）：其中確為金聖歎的觀點只有兩處，占 5%；實際為徐增《說唐詩》內容的凡二十二處，占 58%；有十四處是在「金解」中羈雜了「徐說」，占 37%。

具體位置	論述內容	歸屬辨析
編年（一三）	「叢菊兩開」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解題（六）	「因秋而起興」	「金解」中羈雜「徐說」
章法及大旨（七）	開端數語	「金解」中羈雜「徐說」

<sup>51</sup> 「詩本以八句為律……附識於此」，《集說》無。

分章 集說	其一	章旨（六）	「秋興」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首聯	「即景起興」	「金解」中羈雜「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尾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其二	首聯	「南斗」、「孤城」	「金解」中羈雜「徐說」
		頷聯	「實下三聲淚」句法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頸聯	「違伏枕」、「隱」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尾聯	「又是一日了」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其三	首聯	「僻」、「小」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尾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其四	首聯	「聞道」、「百年」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確為聖歎手筆
		頸聯	「直北」、「羽書」	「金解」中多羈雜「徐說」
		尾聯	「處非其時」、 「戮力效忠」	「金解」中羈雜「徐說」
	其五	首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尾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其六	首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繡柱」、「圍黃鵠」	「金解」中羈雜「徐說」
		尾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其七	章旨（一二）	「漢時功」、「旌旗在眼」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首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尾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其八	章旨（九）	「眷戀京華之至」	所謂「金解」，確為聖歎手筆
		首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頷聯		全聯	所謂「金解」，實為「徐說」	
頸聯		「興」	「金解」中羈雜「徐說」	
尾聯		「綵筆」	「金解」中羈雜「徐說」	

(一) 所謂「金解」確為聖歎觀點：

在先生論述的眾多「金解」中，只有涉及第四章的頷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與第八章的章旨「眷戀京華之至」兩處文字出自聖歎手筆，先生之相關分析確當。

(二) 所謂「金解」實為金昌徵引、改造「徐說」而成：

正如筆者上表所統計，這樣的情況在先生的大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在於金聖歎與徐增的很多見解相同或相近，例如對第六章頷聯「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的解說，從金氏「別批」的闡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在「花萼」、「御氣」等問題上，聖歎與徐增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不易為人所察覺。相類似的，還包括第一章的頸聯「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sup>52</sup>，第五章的首聯「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sup>53</sup>，第六章的尾聯「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sup>54</sup>，第七章的頷聯「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sup>55</sup>、頸聯「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sup>56</sup>、尾聯「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

<sup>52</sup> 葉先生旁徵博引以論證「他日」為「向日」或「前日」之意，並特別指出「金解」的「迂遠而不切事情」；然這裏的批語，實是金昌據《說唐詩》相關內容（今日在此，或已相忘，他日痛定思痛，憶此叢菊，皆吾下淚物也。）改動的。又據先生所述，與所謂「金解」持相同觀點者，惟吳見思之《杜詩論文》，則聖歎對其影響，亦可見一斑（同樣可以看出，人們對於《杜詩解》中「唱經批語」與「徐說」關係的問題之漠視由來已久）。至於聖歎對「他日」的看法，現存的批語雖未明白解說，但從其語意判斷，則恐為「向日」之意。對於「一繫」的辨析，先生認為金解（此身莫定，不繫在一處，故曰「孤舟一繫」）是持「繫身舟中」的看法，然此條亦是金昌引錄自徐說（此身莫定，似孤舟一繫也），代表徐增的看法；而聖歎的論說實類似先生於聯末總按的闡述，即「一繫者惟此故園心」。

<sup>53</sup> 對於蓬萊獻賦的解釋，本為徐增引述錢謙益的說法（虞山錢宗伯《寄廬（筆者注：當作「廬」）小箋》云：「此詩記蓬萊宮獻〈三賦〉事也。」）而被金昌轉引，因此先生認為其「與錢注相近」甚確。

<sup>54</sup> 先生所分析的「豈盜賊所得覬覦」之說，實是徐增的觀點（皇皇天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者哉）。但因其「寄望於他日之意」與聖歎的看法（「毛髮踟躕」、「斬然思奮」）接近，故易被人混同。

<sup>55</sup> 先生於該聯末總按中所稱譽之王堯衢氏《唐詩合解》對此問題的看法，似亦節選自徐增之論述。

<sup>56</sup> 對該聯的解說，兩者無論在論述結構（即「分解法」）還是內容闡釋（即先生所謂「寫今在峽中」）等方面都很接近，以致葉先生於此處之分析亦結合二者而展開。至於先生對金聖歎、徐增等人所使用的詩歌分解法之意見，則代表了現代學者一個較為普遍的看法。



一漁翁」<sup>57</sup>、第八章的頷聯「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sup>58</sup>等處。

事實上，在評點的過程中，聖歎與徐增在不少問題上的看法亦不統一；如第三章的尾聯「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部分，從葉先生精當的分析可見，所謂的「金解」與「別批」之間存在著文義上的差異，由此觀之，金昌於《杜詩解》雖有文獻收集之功，然確有疏於辨正之失。突出的例證，還有關於第七章首聯「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的闡述，先生就兩者所分析出的細微變化（然「池水徒深」「竟乏驃姚」諸語，則傷感之義較寄望之義為多），實際是徐增與金聖歎在這一問題上見解的分歧。而對於第五章頸聯「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的解說，先生認為其「前後二說相反」；但實際上，這是徐增和金聖歎於此有不同的看法：就所指的時代而言，所謂的「金解」亦似乎並不專指「肅宗朝為拾遺之事」，當是兼指；這一點，徐增原作更加明確（夫朝廷之盛，莫如玄宗；而公立朝之日，莫如左拾遺，為左拾遺，在肅宗朝。一詩合玄、肅兩朝，未為妨礙）。當然，對此問題的見解，就現存的「唱經批語」來分析，也確實可以看出聖歎前後的變化，在這裏他明確地說「先生雖為右衛參軍」，但到了下面的批語，卻又說「雖欲諫議，亦復何從」<sup>59</sup>。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杜甫在玄宗朝所任的「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是一個從屬於東宮的從八品下的小官，是沒有「諫議」的權利和義務的；所謂的「諫議」，當指肅宗朝時為左拾遺。其見解之變化，可見一斑。同樣地，對於本章尾聯「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的分析也是如此<sup>60</sup>。

<sup>57</sup> 先生於各處所述「僭亂相仍」、「滔滔皆是」的「金解」實為徐增的觀點，聖歎於此問題並未明言；而對於「漁翁」一詞的理解，兩人則相同，均認為是指杜甫自己。

<sup>58</sup> 此處所謂的「金解」亦悉數為金昌改造之徐說，而殘存少量的「別批」才是聖歎自己的看法，但是正如葉先生所分析的（「足之蹈」、「手之舞」，亦不過極言當日「自適」之樂耳，與金解「極意遊玩」、「儘足自適」之說正復相近），兩者之間有共同之處。但必須指出的是，「香稻」與「紅豆」之異，從現存的「唱經批語」中我們已無法判斷出聖歎明確的意見，所謂的「金解」只能代表徐增（抑或可算上金昌）的看法；而據先生的辨析，對兩詞的取捨，是「金解、黃說、心解皆不過依錢氏不可據之一說，惑於錢氏聲望之重，遂遽從之耳」；作為錢謙益的弟子，徐增在《而菴說唐詩》中又多處採用其說法，由此觀之，葉先生的推斷是極有可能的，只不過所謂的「金解」應該是「徐說」。

<sup>59</sup> 此批語不見於先生所引的兩個版本的「金解」，詳參上文相關註釋。

<sup>60</sup> 此處所謂的「金解」全為金昌改造之徐說，而「別批」才是聖歎自己的看法；因此先生認為其「於『恍然若點朝班』之說亦無確切之自信」，實際上是徐增與金聖歎在這裏有不同的見解。

此外，在編輯《杜詩解》的時候，金昌對相關文本還進行了一些補充、發揮，因此有的「金解」屬於金昌的解說——如第三章的頷聯「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對此聯所含情意，聖歎實未展開敘述；「還泛泛」句，「憂勞而無著落」的解釋直接出自徐說（還泛泛，舟輕則泛，是魚不可多得；喻己之憂勞而無著落也）；「故飛飛」句，「羈絆而不得脫然」的解釋，恐為金昌根據「徐說」之架構，結合其意而添加的，不能確作聖歎自己的看法。更為明顯的是第六章的首聯「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葉先生於此處批駁了「金解」的諸多觀點，其中「別批」裏的「地界相接」、「世運遞更」是聖歎自己的見解，而「控制何啻萬里」、「寇盜縱橫」則是金昌根據「徐說」的相關內容（「萬里風烟接素秋」，萬里，不是瞿唐峽口至曲江頭，相去有萬里之遙，天子統御萬里，呼吸相通，風烟所接，到處皆秋，而況夔府之於長安也）進行的歸納、總結，實是出自他的手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先生關於此詩「編年」部分的論述——首先，葉先生所引此條「金解」，實際是金昌據徐增《而菴說唐詩》裏的相關內容（「叢菊兩開」，虞山云：應是指樊川之菊。愚謂子美寓夔，已兩次見菊也）改寫的，確屬徐增的觀點；其次，先生此處既為整體詩作編年，當及八章全部批語；然或因先生大作引書過多（凡五十三家，七十種）而略有遺漏，今筆者特將所謂「金解」中有明確時間標識的部分列出：

「百年世事」，由今大曆紀年逆追至神堯有天下之初而言。（第四章前解）

「百年世事不勝悲」，百年，公由大曆元年逆追至高祖有天下之初。

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sup>61</sup>（第五章後解）

「一臥滄江驚歲晚」，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

後解從上轉下，轉到今日大曆元年丙午秋作此〈秋興〉詩。（第八章後解）

公寓夔府之西閣，詠〈秋興〉詩，蓋在大曆元年丙午之秋也。

由此可見，「金解」所主張的時間，實際上是大曆元年；當然，據筆者考證，以上三條均亦來源於《而菴說唐詩》（即筆者所引每條下楷體字部分），只能代表徐增的觀點，今存的「唱經批語」中並沒有明確的時間繫年。

<sup>61</sup> 對於這裏的「一」，葉先生在相關的按語中認為並非確指；然就徐增本意而言，當表示大曆元年的紀年，故筆者於此處引之。

(三) 所謂的「金解」中屢雜有「徐說」：

在「章法及大旨」部分，葉先生對於「金解」開端文字有「浮泛」的感覺，這實際上是因為金昌在「金解」中加入了「徐說」的緣故<sup>62</sup>；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

論述的具體位置	確為金聖歎的觀點	來源於徐增的看法
解題	有關「製題」的問題	「因秋而起興」
第一章首聯 <sup>63</sup>		「即景起興」
第二章首聯 <sup>64</sup>	「一氣貫下之說」	「南斗」、「裝孤城落日之淒慘」
第二章尾聯		「又是一日了」
第三章首聯		「僻」、「小」
第四章首聯	「非一朝一夕」	「去國已遠」、「百年」 <sup>65</sup>
第四章尾聯		「處非其時」、「戮力效忠」
第八章頸聯 <sup>66</sup>	「興」	
第八章尾聯 <sup>67</sup>		「望京華」、「頭低到膝」

<sup>62</sup> 先生對於聖歎詩歌分解法的理解，一如四庫館臣的論述；儘管先生此處明言在整體上「不取」該法，但是於後文「分章集解」各部分，對其見解又多所稱譽、徵引，足見持論之公允。

<sup>63</sup> 在該聯後的總按中，先生比較了各家評解的特色，突出了金解的價值；甚至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徵引了「唱經批語」，立論之意旨亦略同聖歎。另外，先生所轉引的劉辰翁語，當至「小家數不可仿佛」止，然筆者所寓目的三個版本，下引號均標於篇末，而從「有興」、「興盡」兩詞所用之單引號推斷，或不為印刷失誤，恐先生底稿有所筆誤。

<sup>64</sup> 在本聯末的總按中，葉先生詳細辨析了「南斗」與「北斗」的區別，但是卻將金解列在兩說之內，其前後之論述似互相抵牾——各本作「南斗」者，多解作「南斗」當夔府所在，故依以望之，詩通、錢注、金解及論文主之，此說實極牽強，不近情理。一則杜甫詩多用「北斗」，少用「南斗」字樣（按：對於「南斗」與「北斗」的辨析，先生論述順暢，證據鑿鑿；惟對此條見解，筆者持保留意見）……而據「北斗」立說者，其說亦有不同，一則以為長安城「北為北斗形」，見於蔡箋及潛解。……二則以為長安「上直北斗」，九家、分門、蔡箋、邵解、邵注、金解、仇注、鏡銓及湯箋皆主之，此說頗是。

<sup>65</sup> 就此問題所徵引之金解（包括仇注下的按語）「由今大曆紀年逆追至神堯有天下之初而言」，實是金昌改造了徐增的闡述（百年，公由大曆元年逆追至高祖有天下之初）。

<sup>66</sup> 此處「金解」多出自聖歎手筆，金昌只在前後解過渡處補入了一些自己據「徐說」改造的見解。

<sup>67</sup> 此處「金解」亦多出自聖歎手筆，金昌只在過渡、收尾等處補入了一些自己據「徐說」改造的見解；但必須指出的是，葉先生在按語中所提及的「金解」，則均實為徐增的見解（「綵筆昔曾干氣象」，筆法之妙乃至此。子美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吟，吟此〈秋興〉也；望，望歸長安。今羈棲夔府，那得便歸，即此便是苦，頭只管低下去，淚只管垂出來。低、垂，是寫苦之狀也），聖歎的看法，或為近似，或未明言。至於對「昔遊」、「今望」的辨析，通過先生的闡述，亦足見聖歎於詩文之版本差異，不甚在意。

正如上表所示，因為金昌在「唱經批語」中加入了徐增的見解，從而導致「金解」的複雜性，使得先生的分析與實際情況多有出入。這其中較為突出的例證還包括：

第二章的頷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葉先生在「金解」的按語中重點分析了「實下三聲淚」的句法結構，並於仇注下的按語裏重申了對徐增見解的看法；對於先生的論述，筆者深表贊同，需要指出的則是，聖歎對於該問題的闡述，從現存的批語中已經無法判斷，所謂的「金解」仍是金昌改造了徐增的觀點（「聽猿下淚」，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此「淚」字與前首「淚」字不同，前淚在他日，此淚在今日也。本當作「聽猿三聲實下淚」，拘於聲韻，故為「實下三聲淚」。此是亂裝句法也）。而其在闡述時，甚至弄錯了詩的次序（句法倒裝，與第七首三四一樣奇妙）<sup>68</sup>。至於「南斗」和「北斗」的區分，從現存確為「唱經批語」的部分（「南斗」字從「望」字上用來，蓋大火西流，斗行南陸，舉目即見，故曰「依」也……南斗京華，乘槎可到……）來分析，聖歎所指的「斗」，應該是北斗：據《易通統圖》記載：「日行東方青道曰青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陸，道也。」所謂「斗行南陸」是斗柄南指之意，中國古代提到北斗運行，通常是指北斗繞著北極星轉動，斗柄南指和「大火西流」都是夏末秋初最明顯的標誌，符合杜甫創作這一組詩的時間。就各自位置而言，所謂「大火」是指心宿二，屬於天蠍座，南斗屬於人馬座，北斗屬於大熊座；南斗和北斗的角距離大概是一百度，「大火」和南斗的角距離大概是十五度，「大火」和北斗的角距離大概是八十五度。因此在這一時節，「舉目即見」或可同時看到「大火」與北斗。特別是頷聯下的聖歎批語，將「斗」與「京華」並舉，且說「乘槎可到」，當指「北斗」無疑。當然，現存「唱經批語」部分，其「斗」字前均作「南」；依筆者管見，恐是金昌為求與底本詩句一致而作的改動。

第二章的頸聯「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此聯批語中多雜金昌改造之「徐說」，且金昌在「補入」過程中，未能注意徐增解說之前後變化（在有關此段的解說中，徐增曾明確表示了其前後觀點的變化：「昔余說此合句義，主此。今殊以為不然。……詩不可輕易開口，有若此」），故葉先生分析時多有不

<sup>68</sup> 此條辨正，詳見筆者對「唱經批語」與「徐說」之比較相關部分；當然，對於第八章頷聯是否倒裝的問題，葉先生有自己的見解，詳見其於該聯末的總按。

確：如「畫省香爐」一句，實為徐增觀點（「畫省香爐」，《通典》云：「畫省，以粉畫之，省中皆以粉塗壁，畫古賢烈士。」《漢官儀》云：「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子美嘗為尚書員外郎）無疑；「違伏枕」三字，徐增前（「違伏枕」，昔在省中，侍史焚香而寢，今則相違矣；身卻在西閣）後（夫違伏枕，不欲睡也）解說不一，金昌未加辨析，悉數轉錄歸納至一處，故導致其解說「含混不明」<sup>69</sup>；至於「隱」字的含義，所謂的「別批」才是金聖歎自己的觀點（「漸隱不見」），而處於「全解」位置的「金解」則是徐增的看法（「隱者，痛也」），因此並非先生所認為的，是「金氏亦自覺釋隱為痛之不妥，故易為後說也」，實為兩人在這一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先生在聯末總按中解說「悲筵」一詞時所轉述的「金解」，同樣源自徐增的看法（「筵，以筵葉卷之而成，邊人用之，以司昏曉」）。

第四章的頸聯「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葉先生在本聯末的總按中詳細辨析了諸家對於「直北」的解釋，但在歸類時，卻又誤將金解置於兩說之下，即「但以隴右關輔間為言」與「兼關隴與河北立說」；而據先生在「金解」後的按語（金解以為「直北」句兼隴右關輔與河北而言，與諸家但指「隴右關輔之間」之說微異）推斷，先生是傾向於將其歸在「兼關隴與河北立說」這一類的。但實際上，這一解釋是金昌對「徐說」（直北，指隴右、關輔而言。金鼓振，為防河北群盜，並回紇也）不恰當地改動，即把徐增對於「金鼓振」的解釋竄入了「直北」的解釋之下，從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差異。至於以「捷報」釋「羽書」，同樣是由於金昌在徵引徐說（羽書遲，插羽於書，取其速也，因傳兵報；今言未得即報捷也）時作了縮減、合併，因此，實際上既不能完全代表徐增的看法，更不能視作聖歎的觀點，只能當成是金昌的認識。

第六章的頸聯「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此聯「金解」批語以聖歎原作為主，然亦夾雜少量金昌據徐說改動之內容，如葉先生所指出的「五、六二語只為轉出『歌舞』字來」，即是金昌對徐說（「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此為合二句「歌舞地」、「帝王州」作轉也）的縮寫；聖歎自己對此的看法，誠如先生所分析，乃「追思盛景之言」，因此這裏並非「金氏蓋亦不能自決其

<sup>69</sup> 筆者所引徐增後來之解說，接近王堯衢《古唐詩合解》裏的觀點，或可補充葉先生大作中所發現之「異說」。



說，故先後矛盾如此」，而是金昌在編輯時未能注意兩說之間的差別。就現存的「唱經批語」來看，對於「圍黃鵠」三字的解釋，聖歎與徐增相同；對「繡柱」的解釋，聖歎所言含混不明，而「強解雲繡帷為柱」則只能代表徐增與金昌的看法，不可徑視作聖歎的觀點。

#### （四）其他相關問題：

作為錢謙益的弟子，徐增在《而菴說唐詩》中多處採用了錢氏的說法；但正所謂「教學相長」，不斷修訂的「錢注」同樣也吸收了不少「徐說」的創見（具體參見樊維綱先生所點校的《說唐詩》裏相關的校記部分）。因此，「錢注」有些觀點亦來源於「徐說」，如葉先生於第一章首聯「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所引——〈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按當作「傷春心」，然錢注諸本並同，當係誤引）——即可見一斑。先生於此處的按語確當，這裏的「錢注」正是因引用「徐說」（〈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而致訛誤。

因為金聖歎批解杜詩的特殊方式，所以造成了現存《杜詩解》各本詩句的多樣性<sup>70</sup>；就此問題，葉先生於「校記」中一一加以說明。如對第七章中「波漂」的分析，即可見聖歎批解之杜集版本來源不一。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關於第三章裏的「多不賤」一句，從現存金解「別批」之論述（「因而想到少年同學原俱不賤」）推斷，恐「別批」之底本，該句即為「俱不賤」，而非先生所認為的「一時筆誤」；而第八章裏的「香稻」一詞，從殘存的「唱經批語」（鸚鵡啄餘，當此衣食豐盈之盛）中實已無法明確判斷其底本為何，故筆者私意以為此處當存疑。

另外，先生在行文過程中，偶有瑕疵——第五章的「集解」部分，於首聯「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頷聯「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的論述中，涉及「頗解」時，註明「見章旨」；而筆者所寓目的三個版本，章旨均為二十五條，其中並無這兩條，恐為先生一時大意而遺漏。此外，先生在「章旨」中

<sup>70</sup> 據金昌《敘第四才子書》裏的相關記載，聖歎「每於親友家，素所往還酒食遊戲者，輒置一部（筆者按：當指杜集），以便批閱。風晨月夕，醉中醒裏，朱墨縱橫」。由此可知，金聖歎所據以評點的杜集，其來源本身就不一致。儘管如此，畢竟聖歎尚未完成對杜集的全部批點工作，也就是說散在各處的批語未能系統化；由於其突然罹難，整理修訂的工作不得不由後人來完成，但因為編輯者的編輯情況各異，所以導致了傳世的金聖歎杜詩學著作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了。



亦未提及「金解」；依筆者管見，「因提故國平居，忽想到長安全盛之日，我豈不見之耶。前一首是峽中傳聞，此一首是平居親見也」。兩句可為本章旨意<sup>71</sup>。當然其中的第一句，仍非出自聖歎之手筆。另外，依照先生行文規律，聯末總按處均作「嘉瑩按」；而筆者所寓目之三版本於第五章頸聯「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第七章首聯「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的總按部分均一時疏忽遺漏了「嘉」字。

---

<sup>71</sup> 從上文筆者所辨析的「金解」部分可知，葉先生所據兩本原即缺此二句，故先生未曾涉及。